

荀午
——著

拷问生死

暗夜之中砥砺前行

披荆斩棘

哪怕一路风雨兼程

ZHONG
ZHENG
JIAN
HU
SHI

重症监护室II

热血新人医生碰撞毒舌海归精英，
从交锋不断，到并肩作战，
深度演绎生命、尊严、爱与信仰。

如果你把治病救人当成一种信仰，
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困难，
都能坚定不移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荀午——著

重症监护室

ZHONG
ZHENG
JIAN
HU
SHI

II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症监护室. 2 / 荀午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594-3358-9

I. ①重… II. ①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1387号

书 名 重症监护室. 2
作 者 荀 午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
特约策划 虾 球
特约编辑 虾 球
营销编辑 杨 迎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14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358-9
定 价 36.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MEMORY HOUSE

记忆坊文化

第一章



Z H O N G Z H E N G J I A N H U S H I

〔1〕

一上午，梅琳抢救了三个濒危病人：一个重症肺炎，两个急性心衰。中午，她回到办公室，打开抽屉看见那本红色证书的时候，才想起自己已经离婚了。此时此刻，忙得晕头转向的梅主任甚至记不清离婚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昨天，还是前天？

半年之前，儿子离家上大学，妻子又远在澳洲，妇科主任谢冬芳一下子变成了留守男人。正常情况下，上了年纪的妇科男大夫应该是婚外情的低危人群，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被身边的女同胞们同化成了娘娘腔，便是对女性的特殊部位产生了抵抗力。梅琳觉得，自己的丈夫老谢，似乎就属于第二种情况。所以，她从未担心过自己的婚姻会出现问题。

但是，人生往往有太多的意想不到。

那个女人相貌平平，身材一般，年龄跟自己不相上下，据说

业务水平也很一般。喜新厌旧，是梅琳为丈夫出轨找到的唯一理由。

都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梅琳却不这样认为，在她看来，婚姻犹如有着赏味期限的一锅汤，不管开头的味道多么鲜美，放久了都一样会变馊。

离婚对她来说，就像割掉了一个随时可能恶变的肿瘤，尽管当时受点苦遭点罪，却还不至于让它给自己的身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离婚，梅琳做出这个决定的速度，丝毫不比决定给心脏骤停的病人做CPR慢多少。ICU的女大夫，无论外表多么娇小柔弱，内里都是性情刚烈的女汉子。雷厉风行，决不拖泥带水，是她们一贯的做事风格。

从民政局办完手续，梅琳直接回了医院。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何院长的电话。

“梅主任，上午的中层干部会议，你怎么没来参加？”何院长劈头盖脸地问。

“抱歉。”梅琳疲惫地靠在椅子上，哑声道，“我出去办点事，没来得及赶过去。”

何院长想起会上宣布梅琳任职却四处找不到她身影的尴尬处境，余怒未消地说：“这个会就是向大家宣布，关于你重新接替ICU主任的事情，主角都不出场，这像话吗？什么事能比开会还重要？你到底干吗去了？”

“也不算什么重要的事。”梅琳知道搪塞不住，支吾道，“就是去了趟民政局……离了个婚。”

电话那边的何院长一愣，半晌才憋出一句：“啊？你离婚了？”

“谢冬芳和那个江大夫的事情早在医院里传得沸沸扬扬，你不会不知道吧？”

何院长心虚地干笑两声，很明显，他早就知道了：“你还好吧？用不用休假调整两天？”

“不用。”梅琳果断拒绝，干了这么多年ICU医生，她经历了许多风浪，见惯了生离死别，个性也逐渐变得坚硬冷漠，离婚这点小事，还不至于让她放下工作，为之劳心耗神。

梅琳觉得，那些离婚之后成了深闺怨妇的应该都是活得悠闲轻松的女人，像自己这样连上厕所都得小跑着去的，哪里还有时间顾影自怜。人生中还有很多比婚姻更重要的关乎生死的头等大事等着她去解决，正如此刻，病房的急救铃声又响起来。

3床病人，最终也没能救过来。

住进ICU之前，他就出现了呕血、黑便和黄疸等临终症状。癌细胞在他的体内迅速转移扩散，造成多脏器衰竭，医生已经几次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ICU每天的治疗费用不菲，他的父母卖了老家的房子，还借债十多万元。

主治医生梅琳劝家属放弃治疗，因为癌症患者到了终末期，活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靠药物和器材多维持几天生命，也改变不了他终究要走的事实，不如让他尽早解脱，结束痛苦。而且患者到了这种濒死状态，绝不会有奇迹发生，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

重症监护室是医院过度治疗最严重的部门，那些本该油尽灯枯凋零谢幕的生命，却因家人的不甘心不舍得，浑身被插上各种管子，拖着痛苦的病躯在这个世界上再多苟延残喘一时半会，多少家庭一夜之间从倾家荡产到负债累累，最后人财两空。

3床患者今年二十一岁，患的是胃腺癌，因为病情发现太晚，化疗和靶向药物都抑制不了癌细胞扩散。住院后两个月癌细胞就已全身多发转移，肝、肾、脑、淋巴……他身上的肿瘤由最初的一个变为现在的几十个。

他的父母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为了给儿子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癌症晚期的病人很痛苦，剧烈的疼痛让他们生不如死。被送到ICU时，病人的上半身就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子，肋骨根根凸起，大量的腹腔积液把他的肚子撑得又大又硬，且伴有严重的双下肢浮肿，反复穿刺引流抽取腹水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可是家属死活不同意放弃治疗。ICU每天仅有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他们被隔绝在病房的大门外，打着铺盖卷苦守了两个礼拜。

最后，癌细胞全身扩散，多器官功能衰竭，病人还是走了。

尸体推出病房，家属竟比想象中平静，在巨额的医疗费用和数次病危通知的惊吓和折磨下，他们的耐心慢慢被磨没了，痛苦也渐渐被麻木所代替，最终，对生命的执着变成了无奈的放手。

在这里，梅琳看遍人间的世事无常，眷属分散、骨肉分离、白发人送黑发人……

相比之下，离婚，还真是一件小事。

〔2〕

男人出轨，最后一般都会得到女人的谅解。一方面因为女人心软，别说男人的眼泪，就算鳄鱼的眼泪都能让她们心生怜悯。另一方面是她们信心不足，害怕离婚之后遇不到更好的人，一个人孤独终老。

所以，谢冬芳怎么也没想到，梅琳会如此决绝地签下离婚协议，丝毫不顾这么些年的夫妻情分。他跟她下跪哀求，赌咒发誓，保证跟小三断，断得一干二净！结果只换来她冷冷的一句：“算了吧，老谢，离婚是我们之间最好的收场。我不想跟你撕破脸皮大吵大闹，也不想跟你恩断义绝反目成仇，请给彼此都留点尊严，心平气和地走出这段婚姻。”

谢冬芳叹气，自己大半辈子都在跟女人打交道，到头来，却连身边这位都搞不定。女人啊，甭管多大年纪，都喜欢把感情挂在嘴边，还喜欢小题大做。

他觉得，男人只要没有精神出轨，就不能算不忠。他们一时冲动干了那种事情就像尿急的时候找不到厕所，纯粹为了解决生理需要。比起那些随地大小便的放荡男人，自己只是找了一个固定马桶，已经算是好的了。

当他把这种想法小心翼翼地讲出来时，梅琳厌恶地皱起眉头，讥笑道：“有句话说得真对，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有些人就算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也会用一堆大道理把自己的行为包装得冠冕堂皇。”

谢冬芳还试图挽回：“小琳，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

“误会？”梅琳冷哼一声，嘴角似笑非笑，“听说那个女人也是有家有室的。老谢，你知道婚外恋为什么又叫‘偷情’吗？因为它跟盗窃财物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窃取别人的东西，在别人的心上捅刀子，只不过偷盗见物，杀人见血，感情这东西却看不见也摸不着，不用担心法律的制裁。当然，这并不代表偷情就比其他两种犯罪行为高尚多少，有时候，它对人造成的伤害或许更大。要不然，偷情的人为啥也叫贼——淫贼！”

梅琳的言辞越来越刻薄，谢冬芳赶紧闭上嘴，缩头乌龟一样躲进了书房。今天的局面让他明白，现在即便是死缠烂打不同意离婚，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伤口总有愈合的一天，可那道难看醒目的疤痕却永远不会消失，时刻提醒着他过去犯下的错误，也让她想起来就心里犯硌硬。与其毫无尊严地生活在无休止的嘲弄讽刺之下，倒不如痛痛快快地离了吧。

领完离婚证，谢冬芳的心情差到极点。一纸证书，把他与过去

的生活无情地撕裂了。下午出门诊，他没精打采的，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轮到谁了？”护士小孟冲走廊喊道，坐在长椅上的女人正在发呆，显然没听见电子叫号已经喊到她的号牌。

诊室门开了，进来一个穿着黑色貂皮大衣的年轻女人，她的身材并不苗条，貂皮大衣衬得她的体态更加臃肿，站在空间狭小的诊室中央，活脱脱像一只黑熊。

谢主任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女人都喜欢皮草？难道从审美角度来讲，带毛的猿猴进化成人还是一种退步？

黑熊小姐看见办公桌对面的大夫，明显愣了一下：“我的妈呀，谢冬芳是个男的啊，我还以为是女的呢。”

谢主任已经习惯了类似的大惊小怪，进门喊天叫娘的她不是第一个。刚来妇科的时候，他还会耐心地跟患者解释，自己是冬天梅花飘香的时候出生的，所以叫“冬芳”。可到了后来，他也开始怀疑父母为什么给自己起了个这么性别模糊的名字，难道是预见到他们的儿子以后会当妇科大夫，方便他挂羊头卖狗肉？

谢冬芳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待患者坐下来之后，精神萎靡地问道：“赵芸，是吧？”

“嗯。”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你给我看？”赵芸皱起眉头，南津医院的网上挂号系统只显示医生姓名，不显示性别，她真后悔没事先调查一下。

“嗯。”谢主任又重复一遍，“哪儿不舒服？”

“我一生气……乳、乳腺和子宫就一起疼。”

“多久了？”

“大概半年了。”

“疼痛持续的时间长吗？怎么个疼法？”

赵芸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谢主任心不在焉地继续问。

“这里……好像有个肿块。”赵芸指了指自己左边的胸部。

“衣服解开，我检查一下。”

赵芸极不情愿地脱掉一身“熊皮”，动作磨磨蹭蹭，嘴里还嘟嘟囔囔：“男的怎么还叫芳呢？”

谢主任看着她慢腾腾地掀起衬衣，腹部堆积的脂肪被一道深深的褶子劈成两半，露出两截肚子。一遇上这样的患者，谢冬芳就很头疼，耽误时间不说，如果处理不好，后续还可能有一堆麻烦事。

“到底哪里长了肿块？”他不耐烦地道。

“左胸……”

“那你光露肚子有什么用？”

赵芸又扭捏地往上提了提衣服，还是没到位。妇产科患者排斥男大夫恐怕不只是谢冬芳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不过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尽管谢冬芳也说不清这样的开放到底是好是坏。

“横竖都是两团子肉，有什么可紧张的？”谢冬芳的情绪不佳，也懒得拐弯抹角，话说得直率了点，他想表达的意思只是在医生眼里，病人没有性别之分，肚子上的肉和胸脯上的肉也没什么区别。

赵芸低头看了看自己那比胸还高的两截肚子，涨红了脸嚷嚷道：“肉和肉能一样吗？别说人了，就连菜市场卖的猪里脊和猪肘子还不是一个价呢！”

“你偏要拿自己跟牲口比，我也没意见，但不管你是人还是猪马牛羊鸡……想看病都得把怀疑病变的器官露出来让医生检查。”谢主任这次说得比较隐晦，尽管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意思。

“有女大夫吗？让女大夫给我检查！”赵芸不干了。

“你挂了我的号，就是我的病人，只能我给你看。”

“我要退号！”赵芸挂的是68块钱的专家号，不甘心就这么白白浪费。

“病你可以不看，挂号费退不了。”谢冬芳勾起嘴角，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嗤笑。他当然知道，外表看起来光鲜靓丽的女人不一定真有钱，多少女人宁可吃糠咽菜，也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花在脸上，眼前这位说不定就是穿着貂皮背着芬迪还天天上下班挤公交的虚荣女人。

当了这么多年医生，谢主任不是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换作平常，他肯定会好好说话，可今天他原本就气不顺，此时的脸色更加难看，冲着护士道：“小孟，叫下一位患者。”

见赵芸还杵着不走，谢主任故意跟护士小孟发牢骚：“真搞不懂，活剥下来的动物皮穿在身上就那么舒服吗？”

“我反正是不穿皮草，太残忍了！”小孟附和道。

挂号费没要回来还遭到三番五次的讽刺，赵芸羞愤交加，摔门出去之前，狠狠地瞪着谢主任蹦出三个字：“你等着！”

那眼神比死不瞑目还吓人。

谢冬芳不禁打了个寒战。他并不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武之人，相反，性格还有些软弱可欺。可刚刚经历离婚这样的悲惨事件之后又碰上如此蛮不讲理的患者，就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他怎么还不能有点情绪？

其实梅琳从澳洲回来之前，谢冬芳本打算跟江婵一刀两断。但通常情况下，人在作案多次还逍遥法外之后往往都会放松警惕，谢冬芳也存在这样的侥幸心理。

下一位患者刚坐下来，正要叙述病情，诊室大门被人一脚踹开，门外的汉子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操着一口方言：“谁欺负我

老婆？”

他往诊室迅速扫了一眼，然后直奔屋里唯一的大夫谢冬芳，伸手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椅子上拎起来，破口大骂道：“瞅你那贼眉鼠眼的熊样，浑身没有几两肉，瘦得跟秋鸡崽儿似的，还有力气欺负人？什么叫横竖都是两团子肉？敢情你是吃你妈肚子长大的啊？哼！骂人不带脏字儿，说话还挺损啊！信不信我一巴掌呼死你？”

谢冬芳脖颈处的领子被死死揪着，他被迫仰着脸，迎着汉子的唾沫星子，望着他歹毒狠厉的眼神和凶神恶煞的表情，心跳得十分剧烈，四肢也不由自主地发抖，刚才好不容易因婚姻的不幸愤而积聚下来的那点勇气瞬间消失殆尽，一种陌生的恐惧弥漫全身，那感觉就像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性命岌岌可危。

一旁的护士小孟眼见形势不妙，正准备冲过去将两人拉开，却在男人抡起拳头的同时，听见谢主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大喊一声：“我错了！”

小孟顿住脚步，僵在原地。汉子也愣了几秒钟，然后缓缓放下拳头，骂骂咧咧地出去了。

事后，谢冬芳还千方百计地想为自己挽回面子，等到办公室只剩下他和小孟两人，他突然发神经似的站起来，浩气凛然地挺起胸膛，义正词严地道：“我不是怕他，他把我打死也得偿命，但我的命能跟那种垃圾一样吗？他死了，世界上只不过少了一个人渣。我没了，是整个医疗界的损失，也是广大女性患者的损失。”好像为了活着继续创造价值，他才忍辱负重低头认错。

“是啊，您犯不着跟这种粗野莽夫较劲。”小孟一如既往地附和道，心里琢磨，医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人身伤害，能忍则忍并没有错，但非要把自己的怯懦行为美化成奉献牺牲的崇高品德就有点厚脸皮了。

这一刻，谢主任在她心中本就不高大的形象更打了折扣。

〔3〕

入冬以来的急诊，输液区一直人满为患，走廊上和大厅里塞满了轮床，到处躺着紧闭双眼、哼哼唧唧的急重症患者。

不知为什么，冬天总是各种疾病的高发季节。或许人也与自然界的花草树木一样，遵循着春生秋死，从复苏到凋零的规律。

陈永疾步穿梭在留观室和抢救室之间，虽然他身材挺拔，气质出众，又长了一张英俊脱俗的明星脸，但在这里，却没人愿意多瞅他一眼。准确地说，在急诊患者那里，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大夫更受欢迎。

急诊科的郝雪松跟陈永同岁，高年资主治医师，而且三年之内恐怕没机会评上副高。由于他天生长得持重老成，又不幸早生华发，看起来就像已过不惑快知天命的年纪了。

一天，急诊送进来一个食物中毒的小姑娘，情况比较严重，陈永和郝雪松一前一后跑向救护担架床，孩子的母亲却无视前面的陈永，越过他的身子，捞起郝雪松的胳膊恳求道：“大夫，快帮我女儿看看吧。”

很显然，在两人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患者和家属更愿意凭直觉相信“上了岁数”的郝大夫。

陈永在急诊忙了一天，眼看快到下班时间，抢救室又多加了几张病床。不一会儿，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地回来了，脑中风的老爷子、急性心梗的中年人，还有一位感染性休克的癌症患者……

电影院门口，梁筱晞又看了眼时间，十九点五十五分，电影已经开场二十五分钟，却还不见陈永的人影，发消息没有回复，打电话也无人接听。这是他们第三次约会看电影，第一次，他被科里喊

回去抢救病人，中途离场；第二次，他记错时间，迟到了整整十分钟；这一次，他干脆玩起了神秘失踪。

“都说越容易得到的感情，越不懂得珍惜。你是女追男当然心里没底，连动物界的一般求偶法则都是雄性追求雌性……”

朱亭亭还没说完，就被梁筱晞忍无可忍地打断：“朱小姐，你确定你是在安慰我吗？”

“别叫我朱小姐！你又不是不知道，安慰人不是姐姐的强项。”朱亭亭无奈地摇摇头，“再说，我现在帮你分析出轻重利弊，至少你以后对待感情就会多一分理性睿智，少一分盲目冲动。”

“你也就纸上谈兵吧……”

“唉，别揭伤疤啊，我可是会记仇的。”

“好吧。”梁筱晞扯回正题，“我知道，他肯定是工作太忙走不开，可怎么事先连声招呼都不打，害我在电影院门口傻等了半个多小时，别说俩人谈恋爱约会了，就算公寓停水停电都会提前通知的吧？”

“换成别的男人，跟刚处不久的女友约会肯定是所有事情里的最优先选项，但在陈永那里，答案可未必。我听说……”朱亭亭欲言又止。

“听说什么？”梁筱晞连忙问。

“有人说，新上任的急诊科主任是个工作狂，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下面人也极为苛刻，手段狠辣，急诊大夫每天忙得上气不接下气，现在还得应付领导的百般挑剔……”朱亭亭看着筱晞微变的脸色，识趣地闭上了嘴。

“病人以性命相托，我觉得作为医生，再小心谨慎也不为过。他经常说，医护人员如果业务不精、粗心大意，就等于谋财害命。”梁筱晞尽管仍在气头上，却还是想替陈永辩护几句。

“说得也对，上周有位产妇在我们科分娩了一个多发畸形的男婴，先天唇腭裂合并隐性生殖器。唉，生了这样一个孩子，让这家人以后可怎么过啊！”

“什么原因导致的胎儿畸形？”

“产妇怀孕三个月左右发现阴道出血，当地县医院大夫给她开了安宫黄体酮保胎，后来吃完她自己又去药店买，服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安宫黄体酮是孕妇禁用药啊！”梁筱晞惊讶地道。

“谁说不是呢，这药是调经用的，对胎儿有致畸作用，被列为妊娠期禁用药。虽然并不能完全确定胎儿畸形一定跟服药有关，但是家属一旦把事情闹上法庭，这个胡乱开药的大夫必然败诉。”朱亭亭叹息一声，“有的妇产科大夫根本分不清黄体酮和安宫黄体酮有何区别，治病开药全凭感觉。”

梁筱晞点点头，下结论道：“所以啊，人们生病住院为什么都愿意千里迢迢地跑来大医院？医疗资源的区域性不平衡，是大医院患者超负荷、医护人员精力体力过度透支的根本原因。”

“对，咱们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工作压力大，劳动强度高，接诊患者多，相应的，发生医疗纠纷的概率也大，病人和家属一言不合就张口骂人，甚至拳脚相加，拔刀相向……”

“是啊，那年我在急诊实习，值夜班经常忙到后半夜，最怕手忙脚乱的时候再碰到一大群急重症患者一起被送到急诊，那种崩溃绝望的感觉我这辈子也不想体验第二次！”

“哈哈，你也知道急诊科有多忙，你家那位还是科室领导，能者更得多劳。”朱亭亭把剥好的橘子递给她，“所以别多想了，吃个橘子消消气吧。”

梁筱晞怎能不多想，她越想越多，最后在朱亭亭家的沙发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午夜时分，陈永疲惫不堪地回到办公室，脱下白大褂换了便衣，拿起手机一看，三个未接来电、七条未读消息，这才忽然想起今晚约了筱晞看电影。一整晚，他只顾着抢救病人，竟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刚要回拨过去，却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她肯定都休息了，陈永想着不能吵醒她，把手机揣进兜里，走出办公室。

因为有心事，梁筱晞一夜没睡好。早上五点，她半眯着眼睛四处摸手机，找到之后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主页界面干干净净，没有一个电话、一条信息。

南津医院停车场。梁筱晞刚下车迈出几步，便看见陈永站在不远处低头看表，像在等人。

梁筱晞黑着脸从他身旁经过，却被他一把抓住胳膊：“生气了？”

“松手！别碰我！”她的声音很大，引来路人频频侧目。

“真对不起，昨晚急诊病人太多，我把看电影这事儿给忘了。”

陈永认错态度诚恳，筱晞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左顾右盼：

“快松开！他们瞅你的眼神就跟瞅见耍流氓似的。”

“耍流氓？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我可不会！”陈永不以为意，握着她的手一本正经地说，“我感受一下你肢体末梢的温度，充其量也就是查体而已。”

梁筱晞被他逗乐了，心中怨愤一扫而光：“不愧是急诊科大主任，耍流氓到你嘴里都变成爱岗敬业了。”

“那当然了，没点本事怎么追到你？”

“你追我？”梁筱晞瞪大眼睛，委屈地道，“不是一直对外宣称是我追的你吗？”

“那都是你自己告诉别人的，我可从来没说过。况且谁追谁又